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
第五回 海底槍筈居奇壟斷 空中樓閣看戲搭台

卻說陳少鶴陳大，正說到丈母太太到了。「快請，快請。」這時際，只見一人直衝進來。瞧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週三，周子言。原來那週三，自從那一天自己的相好謝秋雲，吃陳大剪了邊去，可煞作怪。非唯沒有半些子的酸，反而愈加知己起來，陳大也感激他是器重寬宏的一位大方朋友，因此益發地敬重他。不消三日，竟往來密切，比著自家兄弟還要加上千百倍的親熱。當時衝進房裡來，瞧他的神色，大有驚喜之狀。陳大便道：「老三，你從哪兒來呢？」（只怕黑牡丹那裡來，計其時日還不曾喬遷到多福裡去矣。）週三從懷裡探出一件東西來，道：「你瞧，你瞧。」陳大接來瞧時，卻是一封電報。便道：「這是電報呀，哪裡打來的呀？」週三道：「你瞧了，好叫你喜歡。」陳大道：「哦，敢是徐家妹妹從長崎打來的嗎？她光景要回國了，果然有趣。」週三道：「呸！你竟心心念念在徐家的那個雌兒身上。我勸你算了罷。我自己打諒、打諒，你是個生意場中人，他是學生界上的有名巨子。如今還比得當初的時代嗎？只怕你在這兒還是一天到晚終要提起那徐家妹妹長，徐家妹妹短，怎樣風流，哪樣多情。只怕他在外國早把你陳大忘得一點影子都沒了。」陳大道：「別冤枉他，他卻不是這麼一流人。」週三道：「別多說，你且看電報吧。」陳大便把那電報抽出來認了一認。其實有好多個字有點不認識，若是老實說認不得字，讓秋雲，阿金姐見了似乎面上太過意不去。於是把嘴噘了兩噘，把身子一扭，道：「誰耐煩看這個，你念給我聽。」杜筱岑連忙答應道：「伙計念給東家聽。」杜筱岑一味逢迎，便高聲朗誦道：「『古吉魯』商輪，裝載煤油若干數，在某洋面，遭風失事。」陳大直跳起來道：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『古吉魯』輪船滿船裝的，通統是洋油，經得起鬧出亂子來的嗎？洋油市面，我最熟悉，現存的洋油總盤還不滿二十天之用，才告著『古吉魯』進口，接濟市面。老三，這電報『茶會』上知道沒有？」（各項買賣聚集之所，名曰同行茶會，卻不在茶肆中，是在煙館中，只該名之曰「煙會」）週三笑道：「這是我的私家電報，肯給同行中曉得嗎？你我是自己弟兄，所以跑來給你個消息。老實說，我也沒有工夫同你談天，連夜要盡多盡少買進了。多買一箱就多發一注財，你也該買進點，只怕秋雲的一筆，就此撩出來了。看你的運氣，看你的本事吧，要發三五萬的財，也在這一記上。」陳大跳起來對著週三深深一揖道：「三阿哥，既然承情要好，給我這個好消息。如今，一客不煩二主了，如今通市面的底盤端的有限，我想這樣吧：只消是火油，不論價錢，都是我買。綜而言之，他們開得出口，我就不作興還一句價。銀子我一個兒墊賺的錢。你我兩人二八刀，你發現成的財還不窩心嗎？」週三聽了，躊躇道：「懊惱給你說的，給你說了，就奪了我的利了。這種機會，我雖則資本不多，然而到這地步，不要說錢莊家拖得動，三五百萬銀根，就是銀行家，也只怕我不要。」陳大又是深深一揖道：「我的好三阿哥，親三阿哥，作成兄弟掏一票罷，銀子我墊，將來賺的四六。四六那總算便宜了，再不窩心時，天理良心了。」週三搖著頭道：「這麼著，真真叫我也難說了，只好且圖後會了。」陳大歡喜非凡道：「感激不盡，感激你三阿哥不盡了。」說著又對筱岑道：「你知道了，等三阿哥買進時，有多少就拿小方紙兒畫幾筆給他。」週三一時不懂道：「畫什麼給我呀，這位老兄是擅長丹青的嗎？久慕、久慕，過天請教一張扇面來光輝光輝。」筱岑不禁發噱道：「周子翁纏錯了，敝東說的是打票子，並不是畫畫兒。」週三也笑道：「原來這個真真東瓜纏到茄子裡去了。我想小方紙兒上畫幾筆，那是冊頁了，我們又不是鑒賞家，要畫冊頁來什麼用處。倒不如扇面，得用的好多著呢。這麼著票子今兒用不著，明兒節上，論不定要上百萬呢！寶莊一定是崇茂了，方端翁那裡費心關照一聲，數目多了，恐怕多一句話便不能搶帽子，著先手了。」陳大道：「方老賊滾蛋了，如今是筱岑擋手了，這位就是杜筱岑呀，你們沒會過嗎？」筱岑道：「周子翁，前兒在花想容那裡會過了。」週三忙道：「失照，失照，兄弟記性竟不好了。」嘴裡說著心裡盤算道：呀！崇茂是方老端的開山老祖，二十多年的老擋手，怎地驀地裡調了這個杜筱岑哩。而今錢莊的風浪果然危險，然而只有他穩當。別人家折本倒帳，他仍然是賺錢。這當中，一定有個絕大的原因，這個不干我事。如今既是杜筱岑擋手了，這便是我週三爺的濟運，這個杜筱岑須得著實連絡一連絡。想罷便堆上一臉的笑容道：「不錯、不錯，『花想容』是石鬆年做的，鬆年那麼真的會畫花的了。據說鬆年的花鳥在上海要算他第一把交椅了。」筱岑道：「鬆年、想容那裡難得去的，他才靠一枝筆上，過日子那裡有閒錢花呢？倒是蘭亭做的很熟，曾經有一句風聲，蘭亭定洋都付了，頂到端午節上，弄出來了。」週三道：「啊，是大生莊上的副擋，趙蘭亭嗎？」筱岑道：「是的，他雖是副擋，其實權柄卻蘭亭拿著，他是袁家的親信人，袁家雖則三分東家，市面上只認袁家的。」週三道：「大生莊袁家只有三分，還有七股呢？」筱岑道：「是官場東家，當是極靠得住。現銀子也拿得出來三五百萬，但是官場東家到底吃虧，市面上不通氣的。若是沒有袁家搭三分時，市上一兩銀子拆不動的。所以蘭亭的權重了。」這當兒，陳大在煙榻上迷迷的睡著，筱岑見機道：「東家只怕倦了，我們談得熱鬧，怕他不舒服，我們去吧。」陳大迷迷糊糊地道：「不要緊，再坐一會兒去，橫豎事體照辦就是了。」筱岑連連答應著。又道：「不坐了。」週三也道：「我也去了。」陳大仍是迷迷糊糊地說：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明兒聽信。」說罷，又迷迷去了。週三，筱岑只得笑著走了。謝秋雲，阿金姐忙送到樓梯邊，著實慇懃了一回。且說週三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便對筱岑道：「我們到文仙那邊去消遣一回，好嗎？」筱岑道：「哪裡文仙，可是同安裡的金文仙嗎？」週三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她是鳳舞台裡串花旦的。」筱岑道：「那裡是唱戲的，很好很好。不瞞三阿哥說，兄弟長三，么二，住家野雞，私門頭，湖絲阿姐通通玩過，就是公館裡的姨太太、大小姐，膀子也曾釣過。單單女戲子和尼姑沒有路子。尼姑呢倒也罷了，心上倒是不十分想。據說女戲子別有一種趣味。」週三拍手道：「杜筱翁早點和我拉攏時，好教你這兩種把戲。老早玩的厭了。老實說吧，這尼姑和女伶，我最熟。如此，文仙不算頂紅的。索性同你到田小峰那裡去，你有本事同小峰訂交情。」筱岑道：「你我雖沒有深交，不過檯面上曾會過兩三回，也好算老朋友了，如今交淺言深了。不是兄弟說，方才東家在那兒，不好不莊重些。如今你我做了知心朋友，看著吧，這種工夫你不怕不佩服的五體投地。綜而言之，年輕貌美，是個招標吧哩。須得出言風雅，舉止大方，才得蕩美女之春魂，若佳人之憐惜。」週三笑道：「出色，如此小峰那邊來，最合式哩。據說小峰在京城裡一般王孫公子，達官顯宦，卻不在他眼裡。夠得上和他往來的，起碼是翰林院裡的名公老宿，還有少年名士。所以這兒也沒有幾個走得進他的窩裡。聽說有個什麼詞人，小峰最知己的，他們有一段佳話。幾時暇了，講給你聽，令人很羨慕的。」筱岑道：「海上名流我都知道，並且還抄著一本底子。大凡名士都有一個別號的，就是什麼詞人、什麼居士、什麼生、什麼客、什麼主人、什麼官主。種種的名字，不知多少。然而大概只知道別號，不知他的真名的姓，有何功名，做甚事業。還有幾個別號，就是一人，我說一個格式你聽。比如：石生，可是名望最重的，不知道的人，也少的哩。他是姓孫，官名叫做家振，表字玉聲。官名和表字都有照應的，不是瞎叫叫的。就是玉振金聲的意思。這麼說時，這家字不是落了空了，又叫大振家聲，不是也有交代了。他是報館裡的主筆，日下要算老前輩了。再比他資格深的，竟沒有了。石生三字，人人知道，豈知花間退吏也是他；警夢癡仙也是他；悟雲子也是他。不是誇口，我肚皮裡有三百個，背得出來。不信，我那抄本，幾時帶出來給你看。五十頁的紅格簿子，足足兩本。三阿哥我教你，你把我的抄本細細的讀一回，肚子裡記上二三十個，要念得熟而且溜。假如遇著了李萍香、林浣香、郭犀靈、劉愛珠，諸如此類的，一般才女，只消拿詞人居士這般招牌搨出去。認為極知己的朋友，包管你有特殊的好處。好在我抄本上有紅圈的，便是名望最好的，大家知道的。」週三笑道：「我是門外漢，記不來的，還有一說，比如：石生是我的知己朋友，我又不認得石生的面長面短，有須沒須，瘦的胖的，光的麻的。比如我和林浣香說，林浣香卻認得石生的，盤問起來，我倒說是有須的、矮胖、麻子。恰恰地那石生是個沒須的、瘦長、光子，豈不要龍頭不對馬口，東瓜纏到茄子裡去了。」筱岑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我索性教你一個絕妙的口訣。」週三詫異道：「什麼有口訣的，倒要請教，請教。」筱岑道：「這口訣端的妙不過，管教說上去，肥瘦的彷彿之間，長短在依稀之內，鬚鬚似乎若無若有，面皮近似有麻無麻，顏色則黑白之難分，年歲則少壯混合。」週三大駭道：「這種口訣，那怕走江湖的相面先生，也不能夠一句話包羅萬象。請教請教，倒很新奇哩。」說著站住了。筱岑道：「怎地不走了。」週三道：「到了。」筱岑道：「既是到了，進去坐了再

說。」週三點頭道：「最好。」於是週三扣了兩三記門，裡面一個中年婦人出來開了一瞧道：「哎，週三少。」週三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姑娘回來沒有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差不多了，裡間坐著呢。三姑娘剛剛回來。」那三姑娘原是小峰的妹子叫做月峰，也是唱鬚生的。比小峰小三歲，今年恰正二十歲，還有幾出武行，所以搭了黃家班。至丹桂裡唱，也是一等角色，文行拿手是：《黃金台》、《法門寺》、《黑水國》等類。武行拿：《惡虎村》、《殷家堡》、《長坂坡》等類。鐵桿功夫也極好的。這當兒，只聽得月峰在樓窗上，招呼道：「週三少，進來吧，小峰快來哩。」週三便笑著拉筱岑一直上樓，到月峰的房裡隨意坐了，月峰瞧了筱岑一瞧。週三忙代報名道：「這位是崇茂錢莊的大擋手，杜大少。久慕你們姐妹兩個，特地托我介紹過來，請教請教。杜大少雖則在錢莊做擋手，其實是做過翰林的。」筱岑一想，牛皮吹得太大了，況且他們是京裡出來的，又是和這班老官做淘的，決計使不得，便道：「三兄瞎說哉，不過那一年秋闈僥倖過的。」月峰道：「原來是位孝廉公，哪一科恭喜的。」筱岑道：「二十三歲的那一年。」月峰道：「貴庚多少？」筱岑道：「恰正三十。」月峰道：「上兩科是末一次科分了，北闈呢？南闈？」筱岑道：「南京考的。」月峰道：「那是和張大少同年了。記得那一回的副主考，是曹鼎，頭場是《王導登治城論》是三題，《識時務者為俊傑》是四題，頭二題是出的很古怪的，叫做……叫做？」想了一回回那筱岑道：「怎樣的很長的，一時說不來了。」筱岑想：卻記不來了，真真如天之幸。恰聽見叩門聲響，月峰便伏著窗盤上，不問這門的話了。原來小峰同著一個人一起回來，一直進自己房裡去了。筱岑這點子讓他能乾的，怕月峰又要問起，假意兒偷瞧小峰。只見小峰回來的一個人：卻是個少年，穿著英白春妙的夾衫，蟹殼青實地紗，一字襟坎肩，鼻架金絲眼鏡，嘴含紙捲煙，指兒上晶光耀目，黃頭般大的一對金剛鑽的戒指兒。搖著金牙小扇，舉止風流，神采飛揚。容貌約有三旬左右，稍有幾點麻疤兒，皮色白嫩，愈顯其俏。只聽得小峰道：「李家媽挑的膏子呢？」就是那開門的中年婦人答應道：「交給三姑娘收著呢。」月峰接口道：「在這兒哩，來了。」說著，在十景架上拿著個蜜缸送過去了。筱岑悄悄地和週三道：「和小峰回來的那個人，認識嗎？」週三道：「就是方才說的那個什麼詞人呀。」筱岑點了點頭，又道：「你剛才替我吹牛吹得太過分了。我連忙扳過來，豈知弄僵了，幸而小峰回來搭過了轎。我看月峰著實有點道理的，這麼考試的一斗，非要讓這個破綻拆穿了。月峰如此，小峰就更不是對手了。我想索性做實他，倒很有希望。」週三道：「怎的做法？」筱岑道：「我們走吧，馬上去買一本這一科的闈墨看熟了，再來對付他們。我著手乾了，你不要吃醋。」週三原來想狠狠的弄他一弄，如何不答應。於是略坐一坐，恰好小峰走來，光個面子。因為有心上人在這兒，也沒工夫應酬他們。週三又替筱岑擔心，也不敢多說，便站起身來，說要走了。小峰巴不得他倆走了，虛留一聲，送了幾步。倒是月峰瞧著姓杜的是舉人很近情，連忙趕過來直送到樓下。結結實實的說明兒一定要請過來談談，或者「丹桂」聽戲，等下了台，一起回來。還說明明兒是唱《花蝴蝶》。說到這裡，身上摸出兩張入座券，說是送給週三少，杜大少的。明兒一定過去賞個光。週三、筱岑接了入座券，應承了明兒一定要賞鑒妙技。月峰心裡非常歡喜，直送到門口，瞧著週三、筱岑轉過彎兒不見了，便關門進去。

且說週三道：「好生奇怪，往常月峰沒有如此親熱，小峰無此冷淡。今兒一變，竟變得大反其常了。」筱岑笑道：「如今信得過我的話嗎？我的釣學是得過最優等的畢業文憑的。今兒還不曾施呂旺之大才，展子房之鴻划，月峰已傾倒萬分了。」週三笑道：「罷也，闈墨不要忘記買來。」筱岑也不覺好笑道：「我忘了，小峰住的是什麼裡。」週三笑道：「你休問得出來。」筱岑道：「方才只顧說話，馬馬虎虎的進去了，不曾留心呀。」週三道：「不是『日興裡』嘛，這裡不是東新橋嘛。」筱岑站住了腳，認了一認，道：「不錯，如此別過了。我坐車回莊去。明兒我來約你。」週三道：「橫豎我明兒要到寶莊上打票子呢。」筱岑道：「就是海底槍筈的一件生意嘛，不知道要預備多少。我也搭些子小份兒，靠靠三阿哥的福。」週三大為得意的想：這空中樓閣我居然造的這麼華麗。便沒口子的答應著「可以，可以」。於是一拱而別。筱岑便僱了一乘「野雞東洋車」向前馬路去了。要知怎樣情，且看下回便曉。